

郑珍评传

黄万机著
巴蜀书社

遙人脚底一聲雷
滿地頑雲捲不開
天外黑風吹海立
潮東飛雨過江來
十分激灑金甌凸
千杖敲鏗鶴鼓催
喚起谪仙泉灑面
倒傾鯨空濺瓊珮

K825.6
205
乙

郑珍评传

黄万机著

巴蜀书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B 742391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设计：李文金

郑珍评传

黄万机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印张10.75插页 2字数230千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90
ISBN7-80523-010-2/K·3 定价：3.34元



郑 珍像

歸田賦

張平子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園作此

遯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土以涉叔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艸滋榮玉賜鼓翼倉庚哀鳴文頸韻闊寥寥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邱仰飛纖繳俯釣長流編矢而斃食餉吞鉤落雲闊之追禽懸洲沈之釣鱠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盤游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持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墨以奮藻陳三百之軾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咸豐癸丑五月

鄭珍

郑 珍楷书《归田赋》轴 清咸丰三年

穀器半濟復何爲
鄉風未改故人來

後季玉兄先生屬

自題中稿
巢經鄭公學
饑封如留古德相送

郑珍篆书十三言联

遙人腳底一聲雷
滿地頑雲捲不開
半天玲黑風吹海立
淥東飛雨過江來
十分激澆金甌凸平枝
敲錦羯鼓催喚起
滴仙泉灑面倒傾碗
空濶瓊珮珠

目 录

第一章 郑珍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游幕与苦读	18
第一节 首次进京.....	18
第二节 游幕湖湘.....	20
第三节 勤耕苦读.....	25
第四节 再度进京.....	33
第五节 滇中之行.....	41
第三章 中举与修志	50
第一节 任教与中举.....	50
第二节 入都会试.....	59
第三节 纂修府志.....	67
第四节 失母之哀.....	77
第四章 首任学官前 后	97
第一节 西游仁怀厅.....	87
第二节 “王式从今不再来”.....	92
第三节 执教古州厅.....	101
第四节 经营望山堂.....	113
第五节 山居与访友.....	118

第五章 执教与著述	127
第一节 执教镇远府	127
第二节 山居撰述	133
第三节 举家赴荔波	140
第六章 潜心治学	155
第一节 滞留贵阳	155
第二节 林卧著书	158
第三节 川南之行	168
第七章 悲凉晚景	172
第一节 流寓魁岩	172
第二节 奔波流徙	176
第三节 病逝禹门山寨	189
第八章 郑珍的世界观与学术成就	202
第一节 郑珍的世界观	202
第二节 郑珍的经学成就	218
第三节 郑珍的文字学	235
第九章 郑珍的散文和山水诗	259
第一节 郑珍的散文	259
第二节 颇有特色的山水诗	274
第十章 郑珍的诗画论及诗歌创作	287
第一节 诗论与书画论	287
第二节 郑珍诗歌的渊源、风格与艺术特色	301
第三节 郑珍诗歌在清诗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317
附录一：郑珍年谱简编	324
附录二：郑珍著作统计表	333
后记	338

第一章 郑珍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时代

清嘉庆十一年（1806）旧历三月初十日卯时，在贵州遵义县西乡天旺里（今鸭溪乡）玉磬山下河梁庄一个儒医之家里，“西南巨儒”、杰出诗人郑珍降生了。当他呱呱坠地时，曾祖母溘然长逝，祖父迷信地认为他是曾祖母“转世”，对他格外疼爱。

遵义府城为黔北重镇，府属地域广阔：大娄山脉绵亘于北部，与四川盆地毗连；南临浩浩乌江；东接武陵山区；西邻赤水河。境内丘陵起伏，河道纵横；山林河谷间时见方圆数里的坝子，坝子上田畴村舍，星罗棋布。这里古代相继为鬼方、蠺国、夜郎国属地，秦汉以后虽设郡县，但仍属土著民族势力范围，形成独立或半独立状态，故一向被称为“蛮貊之邦。”唐代置播州，后为杨氏土司世袭领地，历唐、宋、元、明四朝，为时七百余年。明万历年间勘平杨氏叛乱，改土归流。从此，遵义一带经济、文化才得以长足发展。

遵义在秦、汉之际就接受中原文化，受西蜀文化的影响尤

深。两汉曾出现了舍人^①、盛览^②、尹珍等著名学者^③，但隋、唐以后少有知名之士。宋代杨氏土司中有几位头目重视文教，蜀中文士陆续应聘来播州任教，“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元代，杨氏十七代土司杨汉英能诗能文，研究理学，著有《明哲要览》和《桃溪内外集》。

杨氏叛乱平定后，始设儒学。外来移民渐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清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鑑引进山蚕放养与缫丝织绸技术，并大力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地瘠民贫的蛮荒之地，一变而为全省首善之区。仅遵义一县，“赋税几敌全省半，岁科乡会人士亦居十二”（莫友芝《樽茧谱·书后》）；“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平翰《遵义府志序》）。于此可见经济、文化发展的一斑。在这优裕的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名闻全国的“沙滩文化”^④。它就是郑珍成长的文化摇篮。

郑珍生活的年代，早已不是“国朝全盛不观兵，玉堂人物无愁声”（郑珍《题周渔璜先生西崦春耕图》——凡未注明作者的

①舍人：汉武帝时任健为文学卒史和待诏。鼂邑（今遵义）人，著《尔雅注》。郑珍称他“注古所未训之经，其通贯古今，学究天人”（见《遵义府志·人物》）。

②盛览：字长通，司马相如之友，写有《合组歌》、《列锦赋》等，时称“群柯名士”。

③尹珍：字道真，东汉毋敛（今独山，荔波一带）人。曾从许慎，应奉受业，学成归教南域。正安一带有尹珍教学遗址，道真县即取其字。

④沙滩文化：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遵义新志》，把遵义历史的发展分为九个时期：夜郎期、群柯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绵堡期）、杨保中期（穆家川期）、杨保后期（海龙屯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沙滩为黎氏家族聚居地，自乾隆至光绪百余年间，出现了一批学者、作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郑珍为黎氏亲戚，受黎氏家学熏陶，学成后又培养了黎氏新一代文士。

作品，均为郑珍作，下同）的“康乾盛世”，而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封建社会开始总崩溃的动荡岁月。统治阶级对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空前残酷，逼得民众卖屋悬梁：“北城卖屋虫出户，南城又报缢三五。”（《经死哀》）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郑珍诞生前十年（1796）白莲教起义，地域延及四川、陕西、甘肃、河南、湖北五省，历时九年余。郑珍八岁时，李文成的天理教在河南起义，林清领导几百义军攻打皇宫。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却使统治者大为恐慌。就贵州而言，各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斗争从未间断，自康熙到同治都有起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仁怀厅温水汎（今属习水县）爆发了穆继贤领导的农民起义。五十年代中期，在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下，白莲教的一支——斋教，在杨龙喜（又名杨奉）领导下于桐梓起义。两年后，白莲教又一支派灯花教在全省各地发动起义，组成“白号”、“黄号”、“红号”等起义军，与各少数民族起义军一起，活跃在贵州及邻近各省，声势浩大，历时近二十年。^①

就国际环境而论，沙皇俄国闯入我东北地区，肆意烧杀掳掠，夺地攻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野蛮的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一场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从而揭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郑珍生活在这江河日下、国事日非、时局动荡的时代，目睹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而自己一生遭遇坎坷，大志难伸，惟以教书、治学

^①参见罗文彬、王雪登《平黔纪略》、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

为事，悲愤之余，他以诗文深刻地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真实风貌。

郑珍家族非遵义土著，其先世为江西吉水人，七世祖郑益显为游击将军，明万历年间随刘铤军入播州平乱。乱平后留郡城西六十里的水烟田屯垦驻防，于是子孙世代留居遵义。郑益显协助当地守令平定了杨氏余党及民族酋长发动的叛乱，确保“改土归流”的实施和地方安定。郑珍对祖先的“功业”颇为为荣，说：“维昔别子公，锋冠刘铤军。播平不与赏，屯耕水烟田。……定国与捍患，饮井俱忘源。”（《阿卯晖日作》）对其祖上未受升赏，颇有几分不平之色。

益显子斗宸，孙维垣，曾孙之珑（字豫翁），都是“忠孝唯谨”的布衣。之珑之子菘，字雪容，系遵义处士，他把家由水烟田迁到天旺里三甲河梁庄。郑菘便是郑珍的曾祖父，其从兄郑琯，乾隆进士，任黄平州学正，算是郑氏几世唯一的文官^①。

郑珍祖父名仲侨，字学山，号崇峰，乾隆诸生。父早歿，母见其体弱多病，便令习医术。学山研读各种医书，广搜传世验方，不惜重金购求，如为买一本二十余首的秘方集，竟花去二百两白银。一次，他游至四川大足，寓居吴林山寺，偶染时疫，无处求药，一位姓张的先生给他一药丸吞服，病即痊愈。与张攀谈，才知是医道高手，于是从张先生学医三月，医术大进。回乡后乃绝口不谈方脉。有相知者上门求诊，或有急症延

^①《遵义府志·人物》载：郑琯，字献虞，益四世孙。晚年告归，居湖阳水上，著有《湖阳集》。

请，虽夜半或大风雪他均赶赴病家，且往往能药到病除。由是医名大著，家道也因之富裕，谷仓沿着围墙环列若干间，住宅四周花竹药园数十亩。学山为人慷慨，有客来访，常杀猪羊款待；临行，贫苦者还赠送盘费。邻里有饥寒告急者，便叫人称谷物付给。但他自奉俭约，“一布袍数十年，食钉两蔬而已”（郑知同《子尹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其子文清也习医，曾请他著医法传后人，他说：“是道必知其意，不可以言求。”只将伤寒证治之法口授文清。临卒，仲侨取出大约万两白银的贷券烧掉，对儿子说：“子孙才，能自食；不才，滋害人耳。”（《播雅·郑秀才传》）这样的见地和作为，确是够独特的了。

郑氏已繁衍为较大的家族。郑学山同辈的诸从昆弟中，“十犹半焉诸生”，但下一代却不争气，大都“饮博弃耒砚”，不事农耕，也不读书，只好饮酒、赌博这一套，濒于“族圮”的境地（见《先妣黎太孺人墓表》）。

郑父文清，字雅泉，学山长子。六岁丧母，由外祖程氏抚养成人。能作诗，未入府县学。终身为布衣。精于医道，凡求医者，无论贫富，只一壶酒，不另取酬金。为人诚朴刚直，待人和气，爱当面指责亲友过失，不怕忌恨。《续遵义府志·郑文清传》称他“性不近世垢，嗜钓与酒。日持竿行溪上，斜风细雨，箬笠芒屨，陶然自适。……得鱼，则热酒烹鱼，呼一二邻翁对酌，絮絮话桑麻，述古事，意境翛然。”他秉承其父仲侨遗风：“常济急者以为快，以故坐贫困，然亦不以为戚。”父祖自奉俭约、淡泊自守的家风，对郑珍思想品格的形成很有影响。

郑母黎氏，是黎安理（号静圃）第三女。黎安理早年家境贫寒，无法再养女儿。黎氏降生，不给奶吃，想让她饿死。可

三天后仍然活着，母亲实在不忍心，才喂奶养了下来。她从小在困苦环境中磨炼，养成勤劳俭朴的品德；由于出身“书香门第”，受封建礼教习染，一生恪守“妇道”。这种“妇道”中含有迂腐、落后因素，但黎氏立身行事确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同情和救助贫困孤苦者，与邻里和睦相处，对子女教育严格，平日手不辍劳作等等。郑珍的品德情操，受母亲濡染极深。

郑珍昆弟三人。珍居长，次名班（fú），字子行；三名珏，字子俞。班、珏虽读书不多，然均能吟咏。郑班懂堪舆，郑珏通医术，二人各以其术周旋乡里。郑班著《蜕坳遗诗》一卷，黎庶昌刻印于日本。郑珍有一姊一妹，姊适遵义瓮海冯家，妹适邻里庹家。

郑珍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晚号且同亭长，自称子午山孩，或称巢经巢主、小礼堂主人。五、六岁时，祖父便教他读书识字。祖父对他特别钟爱，好吃食品总要留给他。有时顽皮惹恼了祖父，祖父高举竹鞭，却不忍心落在他身上。后来祖父双目昏花，便由父亲教读。

父亲课督颇严，不让儿子虚掷时光。八岁时，父亲领着他和表兄黎兆勋（字柏容）去山东长山县（今邹平县），探望在那里任知县的外祖父。走到河南朱仙镇，正遇李文成在滑县起义，河南、直隶（河北）、山东等省大为震动。朱仙镇离滑县不远，居民大半逃散。郑氏父子滞留旅店，郑父每日督促两小孩课读，守店老头很不理解，说：“生死未可知，何苦尔！”郑父答道：“如当死，不读书不死耶？如不死，徒澜浪奚为也！”（《播雅·郑布衣传》）住了几个月，起义军失败，局势渐缓，郑珍也读完全本

《毛诗》。

正当郑珍与表兄在朱仙镇“城堡角声轩然”的环境中埋头苦读的时日，家中却听到这样的传言：“长山破矣，静圃公殉城矣，雪楼公（珍大舅，时任浙江桐乡知县）殉父矣，自家去者都无存矣，惟两孺子存耳，且漂转吴楚间去矣。”（《子元仲舅黎公行状》）两家为此惊惶悲号。郑珍二舅黎恺不顾途中安危，徒步万里奔赴长山，直至见到家人老幼都安好，才放下心来。相互流下了团圆的热泪。

郑珍随父由长山返回家乡，家里景况略有变化。给郑珍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藏书不见了。他后来回忆说：“当珍之生，家已非昔。记六、七岁时，一小斋中犹盛书满满数巨柜。时先大父目昏极，家人日难喻，盖一切不复问之。”（《播雅·郑秀才传》）这批图书是祖父购置的，平时管理得井然有序；年老目昏后无法照管，外人不断拿去。郑珍回家时，斋中图书所余寥寥无几。不久，祖父去世，从此家道日渐败落。

父亲教读的书，除一般经传外，还有先秦诸子及《山海经》等。《埋书》一诗中写道：“生小家壁立，仅抱经与传。九岁知有子，《山海》访图赞。”这些书吸引了他，开拓了他的视野。父亲教授有方，郑珍读后历久不忘，获益匪浅。

母亲对他的学业尤为关切，用种种办法激励他勤学苦读。《题新昌俞秋农先生书声刀尺图》一诗描绘了母亲“劝学”的情景：

黄鸡屋角叫，今日又生子。
速读去拾来，饭时吾尔饲。
种馀有器底，包馀有床里。

速读去探来，全家吾爱尔。

姊妹不解事，恼尔读书子。

速读待笪来，从我取蔬水。

有蔬苦无盐，有水复无米。

速读去春来，饭团先搦与。

小孩好玩的天性，怎能忍耐苦读的寂寞。只要父亲前脚跨出门，他便后脚溜了出去。母亲费尽唇舌哄他回来，折竹为签，替他记读书遍数。有时父亲归来，见儿子不在屋中，大声呼叫如雷鸣。儿子埋头进来了，母亲却吊胆悬心：“母潜窥儿倍，忿顽复怜痴。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为捏数把汗，幸赦一度笞。”幸好儿子考课合格，得免“夏楚”（作体罚用的教鞭）的一顿责打。

十一岁，郑珍被送入私塾，拜一位姓张的先生为蒙师。为筹办上学的束修，郑母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这以后入学的费用，主要是靠母亲纺纱种植的收入来支付的。《母教录》中写道：

母曰：“我一年每日三炊，每夜两缠（shuì，纺缠）。薅种时常在菜林中，收簸时常在糠洞中，终日零零碎碎，忙不得了，头不暇梳，衣不暇补，才挪得尔去读书。尔想此一本书，是我多少血汗换得来，焉得不发愤！”

母亲要求儿子抓紧一切空闲时间读书。《母教录》又说：“幼自馆归，母命种陌豆。有余力，母曰：‘盍读书？’以无读处对。母曰：‘书何处不可读！或树下，或檐角皆可。必须明窗净几，又无一事才开得口、用得心，汝无此福！真读书亦不如此。’夏秋的夜晚，母亲一边纺纱，一边督促儿子挑灯夜诵。《题黔西孝廉史